

辨録輯要集

序目

一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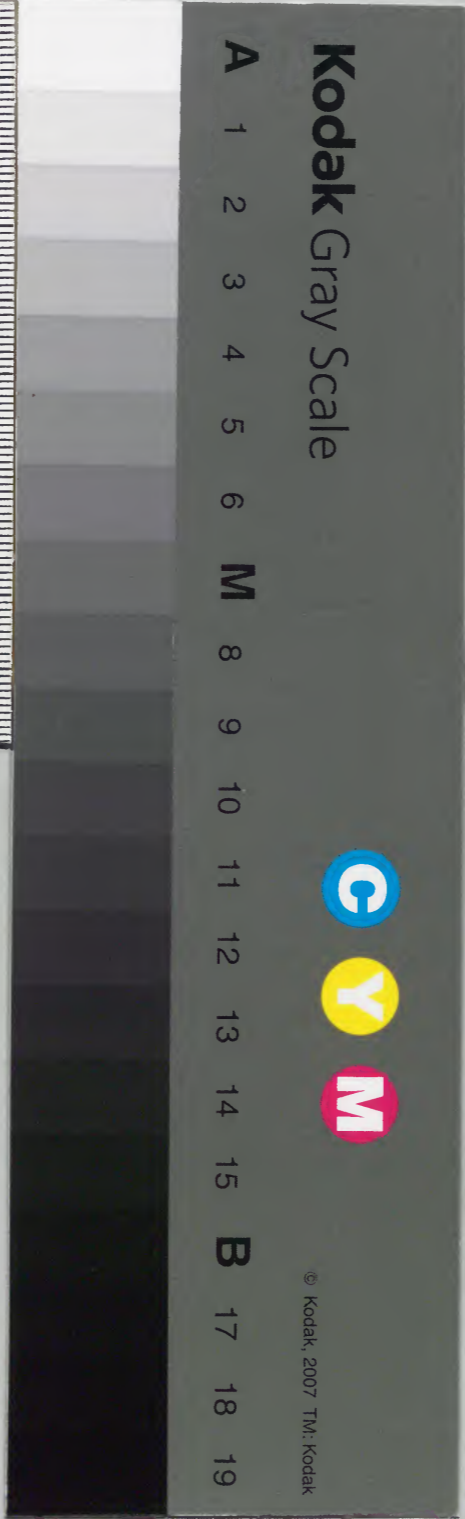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四	七	六
冊	架	函	號
一	〇	八	一

內閣文庫			
九	四	七	六
函	架	冊	號
一	〇	八	一

儒家

共十本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76
冊數	10 (7)
函號	299 138



道光丁酉年鑄

思辨錄輯要後集

嘉興沈氏藏板

思辨錄輯要序

文字興而天地之道明文字盛而聖賢之道晦矣以

明之天地之道陰陽而已矣陰陽無形非行生何由

見陰陽聖賢之道仁義而已矣仁義無象非著述何

由觀仁義則文字之所係豈不重哉結繩以降太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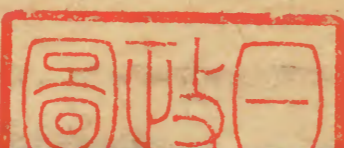
始之皇農諸聖人繼之而集諸聖之大成者爰有孔

子漢唐以降濂溪始之閩洛諸大儒繼之而集諸儒

之大成者爰有朱子開闢以迄今此兩大文字者或

在三代或在後世其時雖異其道則同故曰文字興

而天地之道明也然而羣言淆亂莫知折衷其溺於



詞章牽於訓詁者勿論矣自禪元之學盛而二氏標榜於是異學與正學爭自心宗之學盛而三教合一於是儒者與儒者爭浸淫至於末季所推儒門巨擘大約爲異端立赤幟耳開闢以迄於今此兩怪文字者或樹敵門外或操戈室中其旨似異其害實同故曰文字盛而聖賢之道晦也夫言之而足以明吾道則病乎其不言也言之而反足以晦吾道又病乎其言之也立言之得失係斯道之存亡嗚呼豈不重哉吾友桴亭之有思辨錄與思辨錄之有輯要寒暑豁述之詳矣予不復贅獨是桴亭之爲此書無間寒暑無間窮達無間治亂蓋十二年如一日殆予所謂言之而足以明吾道而惟恐其不言者與則繼朱子而集大成者桴亭何多讓焉予又何敢爲桴亭諱焉嗚呼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桴亭言之而天下萬世之人誦之習之或從而歌舞咏歎之以爲是桴亭之功桴亭言之而天下萬世之人疑之沮之或從而訕笑詬厲之以爲是桴亭之罪而皆無容心也道存與存道亡與亡聽之天而已矣庶幾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以俟天下萬世之知桴亭而能讀是書者同學弟藥園江士韶拜序

天下萬物之生皆由氣而動氣之清則物之靈也氣之濁則物之蠢也氣之昏則物之暗也氣之亂則物之惑也氣之散則物之散也氣之聚則物之聚也氣之凝則物之凝也氣之散則物之散也氣之聚則物之聚也氣之凝則物之凝也

思辨錄輯要發凡增

書文類

古人有言文以足志故文者所以載道也自世儒尚風雲月露之詞每致離經叛道若能羽翼經傳揚推風雅方懼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思辨錄中止載格言不錄文字師柱以為書文所以載道未可畧也因搜先生文集中講義及論學問經術之書輯書文第十五若序記之文自有文集此不復載

詩歌類

書有之詩言志歌永言律和聲故詩者樂之屬也古人禮樂未嘗斯須去身今世禮樂之教已亾存者詩耳自漢唐之音既播而三百之旨衰非論格律則尙氣體而興觀羣怨之意無矣先生平日論詩專以興觀羣怨爲主取詞命意每在漢唐之上茲集惟取談道論學及與同學往復如伊川擊壤之類者以見吟風弄月之意輯詩歌第十六欲觀其全有詩集在

雜說類

易有之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又曰恒雜而不厭又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夫紛紜錯雜之中細微委瑣之末皆有至道存焉孔子不棄滄浪之歌豈可心無當於分類而忽之先生思辨錄皆觸意偶書一字一語皆有天機之發若以類格之則微言之不傳者多矣師柱於分類之中復立雜說一類以盡其雜物撰德不厭不倦之妙讀者庶幾得窺全豹也輯雜說第十七

門人毛師柱亦史氏敬識

按思辨錄輯要前後集分類發凡皆江藥園先

生筆也其刊本世尙有之此續集毛君亦史所
增者惜乎有錄無書亦未知當日曾刊否也姑
存其目以俟好古之士爲之搜羅云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思辨錄輯要後集目錄

卷之一

天道類

卷之二

天道類

卷之三

天道類

卷之四

人道類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十

異學類

卷之十一

經子類

卷之十二

史籍類

卷之十三

史籍類

史錄

卷之二十三

史錄

卷之二十二

史錄

卷之二十一

史錄

思辨錄輯要卷之一

後集

明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後學嘉興沈維鏞重校

天道類

五經中他經皆言人事惟易獨言天道人欲知天道非研窮乎易不可孔子五十知天命又曰五十以學易應是孔子天命之知亦得力於義經也繫辭傳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學問必到至命地位方稱極則非天下之至人其孰能與於此

憶昔戊戌歲江陰孔蓼園沙介臣曹頌嘉諸子問向

思辨錄輯要 卷之一 後集 二
來諸儒言學必有宗旨先生居敬窮理亦是宗旨
否曰固是然此四字畢竟是起手工夫上多若論
其全則有四語曰尙志居敬以立其本致知力行
以勉其功天德王道以會其全盡性至命以要其
極能盡此四言方是古今來一大儒者
天人一也然未知天命則天與人猶是岐而二之惟
一知天命則此際天人渾是合一天卽我我卽天
心性形骸都無間隔然此非研窮易理太極西銘
爛熟胸中實實見得道理現前縱有些微省悟亦
是電光石火

朱子初年見李延平將謙開善話頭來說延平曰公
於何處懸空會得許多道理朱子憬然乃循序漸
進後來漸漸升堂入室究極精微至今讀其註易
註太極通書西銘無一語不透露亦無一語不平
穩切實蓋功夫得其次第也今之學者若天資高
妙便要說頂上話下截工夫便不肯做其篤信謹
守之士則又死煞按定腔拍不能開展尺寸乃知
狂狷猶可尋求中行真正難得

知天命必要本易與太極通書易與太極通書必要
本程朱今人亦講天命亦本太極通書然只是打

合二氏走入哇瓜國裏去

昔人謂易經四聖而象著然義文周俱是作易惟孔子是學易吾人學易學孔子而已楊雄關朗之流皆思作易真是不知分量惟周程朱乃是學易易者所以明天道正所以全民用學易者當盡人以合天伏羲畫卦示其體也文周繫辭著其用也孔子贊易體用兼明然而四聖人之意則嘗在於用故愚謂學易之道當先從用始繫辭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則知學易工夫全在事爲未感時沉潛玩索每閱一卦

便當認其卦體詳其卦德象變辭占無不貫洽而後一卦之義出每讀一爻便當定其剛柔考其位次乘承比應靡有遺憾而後一爻之義全于是乃進參以己意設身處地上下古今揆其時勢度其情理而參決之何以爲吉何以爲凶觀其與古人合否以驗吾心體用力既久心體自純出應萬變沛然莫禦不俟卜筮而知吉凶中庸所謂至誠如神也到得至誠便是全體太極大自天地陰陽細自昆蟲草木罔不具於吾心抬頭舉目無非易理故孔子繫辭二傳多言人事至說卦序卦雜卦縱

橫開合無不成易此正以明用至則體立人盡則天見也決無用未至而可與言體人未盡而可與言天者故愚意欲學者學易專用力人事而天道則俟其自合庶不失聖人下學上達之旨

靜坐讀易覺得伏羲畫卦時天地萬物雜然在初何以見得天地間只是陰陽兩物既見得是陰陽何以見得陽之象必爲奇陰之象必爲偶便決然下此二畫此際便是太極

陰陽對待是先天說出五氣流行是後天說出合二氣五行而云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又是周子說出雖道理合下便具而逐層洗發不可不知伏羲畫卦卦而已未嘗有所謂太極也文周繫辭辭而已亦未有所謂太極也至孔子贊易而曰易有太極始發出一太極之名此是爲萬世特開生面學者須是要認得太極別人說不濟事須是自己真正認得也

太極二字自周朱發明之後後人更不疑惑若自宋以前則老子道生一而後生二莊子道在太極之前列子有物渾成先天地生漢志函三爲一其說紛紛是否莫辨以此知周朱發明之功真在萬世

中庸一部書句句言人道却句句言天道能如中庸方始是天人合一夫天賦之德亦猶一也問博厚高明悠久是單言天道曰此正是言天人合一處言聖人與天地同一博厚高明悠久而末舉文王以為証會得此意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總是聖人與天地同之也

不是天人合一如何能盡己性盡人性盡物性戒懼慎獨盡性也中和位育至命也一部中庸却是此意

周子太極圖全從繫辭出不曾造作一毫不知者誣

之謗之或謂得之陳搏种放穆修或謂師事鶴林寺僧壽涯此二氏無稽之言謬欲引為已重如謂孔子為釋迦弟子也至朱子序通書亦謂莫知師傳之所自夫繫辭即師傳也何必舍是而更問哉今觀其首一○即易有太極也次◎即是生兩儀也次☵☲即兩儀生四象也☵☲☱☴天地細縕萬物化醇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也何嘗自出一毫私意而議論叢生是非信口總之不肯細心觀圖并不肯細心讀易

太極圖甚平易人都看得鶻突其實極易曉中間一

圈卽易經上太極一○旁邊兩抱卽易經上兩儀
二畫但伏羲在太極上面直畫兩畫濂溪先生便
把伏羲二畫彎轉抱在太極兩傍是恐人把太極
兩儀看作二物故創作此圖以明無極而太極太
極本無極之旨耳

朱子謂周子太極圖當在通書之首先先生既手授二
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卒章
不復釐正愚謂周子通書本名易通山陽度氏載
傅伯成未第時嘗得周子所寄姤說同人說今其
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無妄蒙艮等說而無所

謂姤說同人說則知易通之爲書六十四卦皆有
說特散逸不全耳其間議論次第當悉依周易非
自立體格別爲一書也太極圖之在後實以繫辭
在六十四卦後故耳朱子取以貫通書於義無不
可然太極圖所以爲通書之卒章則實因此故特
記之

一篇太極圖說止說得天命之謂性三句
從來聖賢學問相傳止是一條線索子思天命之謂
性是祖繫辭繼善成性孟子知其性則知天矣是
祖中庸天命之謂性周子太極人極則亦祖繼善



成性而暗合於子思孟子自周子以後則凡言性與天道者無不祖之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全本太極圖說朱子註中庸天命節亦本太極圖說也凡讀人制作須是徹首徹尾看他意思所在然後方可立論如周子太極圖說若不看他通篇卽以首句爲二氏亦不爲過今其書具在學者試徹首徹尾讀之有一語涉二氏一字涉二氏否象山以客氣待人遇前人制作不論全篇只摘一二字詆排呵叱此豈聖賢平心之論

朱子論太極圖有統體之太極物物之太極二語甚妙統體卽大德之敦化物物卽小德之川流二太極似無不同然而有不同者統體太極是就物物之前而推其所以然朱子所謂必先有是理然後有是氣理先於氣也物物太極是就物物之中而指其所當然朱子所謂既有是氣卽有是理理在氣中也二太極煞有不同須要細心體認

粗看太極圖若頂上一圈便是統體之太極陰陽中間一圈便是物物之太極若細看則有數層頂上一圈是生陰生陽之所以然也統體之太極也陰陽中間之一圈是陰陽各有一所當然也物物之

太極也若以陰陽對五行而看則陰陽一圈是五行之所以然統體之太極也五行各一圈是又五行各有一所當然物物之太極也下面妙合而疑之一圈是成男成女之所以然統體之太極也成男成女之一圈是男女各有一所當然物物之太極也以男女對萬物而觀則男女一圈是人生人物生物萬物之所以然統體之太極也萬物一圈是既生人既生物而萬物各有一所當然物物之太極也須要細細認得細細分別得一而二二而一纔妙

識得此意方知周子於陰陽五行妙合而凝男女萬物上各着一圈不是無謂故朱子有五行各一其極男女一太極萬物一太極之語學者不細心未免混混讀過

太極在陰陽之先在陰陽之中只不在陰陽之外在陰陽之先者統體之太極也不雜之太極也必先有是理然後有是氣也所以然之理在陰陽之中中者物物之太極也不離之太極也既有是氣卽有是理也所當然之理也若陰陽之外則無太極所謂除却陰陽不是道惟二氏則外陰陽而言太

極故老氏曰無名天地之始釋氏曰空劫以前真已

太極在陰陽之先者似乎在陰陽之外然此只是卽陰陽而推其所以然如陰陽之一動一靜氣也然必先有動靜之理而後動靜此之謂所以然也所以然只就陰陽上推出原不離陰陽不是另有一個太極在前生出陰陽來周子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只是恐人外陰陽而求太極

朱子太極圖說註極其精當然其中亦有三處可疑一則解剝圖體旣以水爲陰盛金爲陰稗火爲陽盛木爲陽稗而分解陰變陽合句又曰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水木陽也火金陰也夫圖體所定方位亦是說生之序而互異如此故雖篤信如黃勉齋亦以爲疑然陰陽總無定在或初間以圖之左右分陰陽此則就河圖分陰陽亦無不可其二是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句應屬下文蓋太極圖說有五段大意自無極而太極至太極本無極也是說道生天地自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至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是說天地生人語備載庚子太極講義中玩五行之生也句一也字便是起下語氣

與下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疑作一串讀以起下文五性二字蓋不先說明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則二五五字與五性五字俱無着落故特地于中間添入此二句乃朱子竟以此二語讀連上文而曰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極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便似結上文語氣與周子本文語氣不合至於分解註中解無極之真一段又以一性字領下而曰性無不在又曰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不但此處不當以性字貫而以性爲主而陰陽五行

爲錯綜此語恐亦未妥其三則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節末句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觀又曰二字是於三句之外又另提此句來講以見死生之說亦不過卽此陰陽太極動靜之理而註中重復將陰陽剛柔仁義來說亦欠明爽此三處皆有可疑

文公解圖煞費氣力故其解中亦往往有過費氣力處

文公解圖妙于卽以通書解圖然其病處亦在於過用通書其解通書妙於卽以圖解通書然其病處

見新金車要 卷之一
亦在於過泥圖凡道理只平鋪放着觀之自見
問萬事萬物根本於太極太極却歸何處曰太極卽
散見於萬事萬物

顧涇陽先生云異教家往往好言天地未生前父母
未生前不如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於此有得
則二者皆在其中矣愚謂涇陽言錯此二語者儒
家亦何嘗不言天地未生前太極也父母未生前
繼之者善也易經上明明說過人於此處不究心
卽究心亦不熟見異教拈出便以爲另是一條道
路而不知實非另有道路也但異教論天地未生

父母未生則又不如解蓋若如此解則仍是儒
教故必詭異其辭秘密其旨以爲不落言詮不入
見解切忌說破也要之二語若不如解便不是
故曰吾儒之外無道

一僧問曰儒家說太極之前有無極且道無極之前
還作甚麼予曰和尚且道無極是甚麼來僧不能
答

不識無極道不得太極字不識太極道不得無極字
道生天地天地生人人配天地故能盡道只此四句
已可該太極圖一篇之義

或問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太極動靜是陰陽動靜
朱子曰是理動靜愚謂不若云動靜是陰陽所以
不動靜是太極
朱子曰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却不可以動靜分體
用蓋靜卽太極之體也動卽太極之用也愚謂如
此是仍以動靜分體用了且語意未明疑是門人
誤記不若云靜者動之體動者靜之用太極者動
靜之主宰似較明白
理氣二者原不可分先儒之說甚多無有出此者朱
子獨謂必先有是理而後有是氣予向來體認不

得其解近讀蔡虛齋蒙引恍然有會於朱子之言
而知虛齋之說有未暢也虛齋之言曰理氣是一
齊有的朱子雖就天道本體言然天道本體豈容
無氣此就天地已生後論矣朱子謂理先於氣是
就天地未生前論假如輕清者上浮而爲天是氣
也然必有輕清上浮之理而後輕清者浮而爲天
重濁者下降而爲地是氣也然必有重濁下降之
理而後重濁者降而爲地不然何不聞重濁上浮
輕清下降乎譬如人着新衣忽生蟣虱此氣之所
成也然必有生蟣虱之理而後蟣虱生衣服外面

思齋金車要 卷之一 三
則不生矣無是理故無是氣也豈非理先於氣乎
喜而後喜氣生怒而後怒氣生有是理故有是氣喜
而飾怒怒而飾喜則氣不至矣無是理故無是氣
也

尊素尋思理先於氣之旨久而未得時方與蕃侯論
集義養氣予呼尊素曰理先於氣尊素大省稱快
羅整庵論理氣以程伯子原來只此是道一語爲定
論以伊川所以陰陽者道爲漸有二物之嫌又以
朱子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卽是道之語爲直截而
以理與氣決是二物氣強理弱與若無此氣則此

理如何頓放之語爲未合以予觀之程子朱子之
言皆是整庵之見猶有未到也蓋氣只是陰陽理
只是太極太極不離乎陰陽亦不雜乎陰陽明道
原來只此是道之語與朱子陰陽不息卽是道是
說不離陰陽之太極伊川所以陰陽者道與朱子
理與氣決是二物云云是說不雜陰陽之太極整
庵疑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薛文清見亦同此
整庵疑周子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疑三語以
爲物必兩而後可以言合太極與陰陽果爲二物
則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耶予以爲整庵之言理

氣亦固矣夫卽氣是理也以爲氣之中卽有理非氣卽是理也旣非氣卽是理則安得不爲二物理之與氣一而二二而一未知卽氣是理之人若與之析言理氣恐其認作二物若旣知卽氣是理之人雖與之析言理氣終不害其爲合一也周子三言正是指出理氣渾合無間之妙整庵乃必以合字疑之何也

只一箇理字一箇氣字字義各有不同便是二物矣豈必各有形質而後謂之二物耶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卽中庸註所謂氣以成形理亦賦焉也

整庵曰陰陽太極未合之先二物果各安在予以爲此無難曉卽如此火爐子是氣也上可藏炭下可通風卽所以爲火爐之理也當旣有火爐之時所以爲火爐之理卽在此爐之中未有火爐之時但無此爐之形耳所以爲爐之理固在也所以造爐之木石銅鐵亦在也安得以爲遂無着落耶理只是氣的源頭整庵不識伊川所以二字之妙便終身疑惑到底

整庵最愛程伯子原來只此是道一語予謂卽此便

可見理氣是二物蓋只此是道所謂卽氣是理也
妙在原來二字煞有深意未嘗言此便是道假如
有一器於此指謂人曰此中有道便說得去若謂
此就是道便說不去矣整庵認真道卽器器卽道
之說以爲其中更不容着一語未免反生鶻突
朱子理與氣決是二物一語煞是下得倒斷無本領
漢決說不出

就不雜陰陽之太極言理氣是二物就不離太極之
陰陽言理氣亦是二物此處看得明白方是學問
整庵云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
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是卽就聚散上觀理
而不知所以爲聚散者理也宜其於程朱之言多
所未合矣

看來整庵只未會理先於氣之旨便有許多不合處
予庚辰春初偶見到此後來觸處俱無疑礙

胡敬齋氣乃理之所爲及所以爲是太和者道與有
理而後有氣三語皆無可疑至云人之道乃仁義
之所爲易卽道之所爲則欠明通矣整庵疑之是
也至於余子積性書則悖謬之甚

蔡虛齋謂理全而氣分似亦未妥夫理有全有分氣

亦有全有分天地氣之全者也萬物氣之分者也
統體一太極理之全者也物物一太極理之分者
也

凡事凡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所謂卽氣是理也至
事物所以當然之故微乎微乎非明乎理先於氣
之說其孰能知之

知當然之理者可與立知所以然之故者可與權
先儒論理氣旣曰理在氣中又曰理先於氣旣曰卽
氣是理又曰理與氣決是二物凡此等處俱要看
得歷歷分明絕無分毫窒礙方是學問

理先於氣一語明儒中惟崑山魏莊渠見到餘則多
有未曾論及者或有論及而終於格格者乃知此
處工夫急切正未易到

吳康齋見耕耘者曰此亦是贊化育此語非有得者
不能道

陳白沙學問以自然爲宗最近於天然却又曾點
一家只是天機動盪非性與天道全體太極之天
朱子論理氣之言最精當者有曰必先有是理然後
有是氣旣有是氣卽有是理又曰論萬物之一原
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似而理

絕不同此四言皆論理氣之的學者宜將四言參伍錯綜尋求玩味使其貫串通徹于胸中全無一毫疑惑則天地萬物性命之理瞭然若揭矣

高景逸先生云若說有生天生地者便不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原尋不出起頭處此卽整庵本無先後之說也不知太極不離陰陽而亦不倚陰陽動靜陰陽雖無端始畢竟先有理而後有氣會得此意方可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句

必先有是理然後有是氣事事物物皆然然亦有不盡然者以天下言之或宜治而忽亂宜亂而忽治以一人之身言之或爲惡而蒙福爲善而得禍以瞽瞍爲父而生舜以堯舜爲父而生朱均皆不可解故朱子曰氣強理弱然細思之其中畢竟有所以然在

問張子虛空卽氣之說如何曰天地間只理氣二字易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也不能更分虛空與氣張子知虛空卽氣而又曰太虛不能無氣又曰合虛與氣則仍分虛與氣矣所以正蒙下語雖極精微終不如周子朱子之劃然也要知天地間總只陰陽陰陽總只是氣則於何處更

討虛空

問張子云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耳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耳何如曰氣無形而其聚其散皆氣之所為也性無感而有識有知皆性之所在也本所固有道不得個客字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要之形下不但是有形之物即虛空無形其中皆有氣氣亦是形下其中之所以然則道也故中庸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張子誤認此意以有形者為

器無形者為道故有取乎莊子之野馬網緼而曰太和所謂道此處一差所以正蒙中言道往往多錯

道器二字即理氣二字知氣即是器則決不誤以無形者為道矣

要知形上形下即中庸費隱二字
問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如何便是道曰魚飛戾天鳶躍于淵便不是道曰魚有文鯨鳥鶉鷓何也曰水有溫泉火有陰火陰陽互根反其類也

程子曰天人本無二只緣有此形體便與天隔一層

除却形體渾是天也予謂形體本天所付若能踐形盡性卽此便渾然是天何消除得錫山高氏曰真知天自是形體隔不得此言甚妙正蒙謂天地之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蓋天地之風雨霜雪萬品山川猶聖人之視聽言動善觀天者無非教也此可與論語子欲無言及無行不與兩章參看

問正蒙太虛太和之說本是說無極却只說得無字曰周子無極太極明理之無形張子太虛太和以無形爲理

正蒙極言氣之細縕聚散升降皆是道與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相似而實不同易着意在理上正蒙着意在氣上不知細縕聚散皆氣也其所以然處卽道只隔些子便未透

舜光閱伊洛淵源問曰周子觀盆魚不除臆草此意可曉張子聽驢鳴以爲此亦是道何耶曰此意思都只一般詩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

有勇知方足民禮樂只見得人事暮春童冠風浴詠

歸却見得天事
暮春數語須是先有個道在這裏充足飽滿自然隨時隨處都是天理發揚流動如孟子之手舞足蹈程子之吟風弄月傍花隨柳都是滿腔子天機故能發揮出如許從容瀟灑若胸次有一毫不乾淨只現前便不能領畧此個道理與別人說不得工夫到後便自能見得也
邵堯夫拉明道伊川看花明道去伊川不去堯夫曰吾輩看花與別人不同伊川只不肯去是他未見到這所在然却是伊川妙處若未到此地位而強

學作家則反失之也

虞九兄問堯夫前知全憑易數夫理數並稱理尊于數堯夫明理便能前知如何反資易數曰理無形數有跡無形者難見有迹者易知也

又問明理之人亦有能如堯夫事事前知者否曰天地間原無此理既稱明理豈有此事
言夏兄問理在天地之先數在天地之後如何明數之人能事事前知明理之人却不能事事前知曰理在天地之先範圍天地之化數在天地之後曲通天地之情明數之人所以能事事前知者以數

合天地非以天地合數若夫明理之人所見在天地之先以天地隨理不以理隨天地故明理之人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十日風五日雨皆理也若惠迪有時而凶從逆有時而吉風雨有時而不時則非理矣明理者不能知也明理者之不能知是天地之不能盡理非理之不能盡天地也豈反出明數者下耶

程子善惡皆天理諸儒皆以爲疑不知此一語是從太極圖中出來不過是陰陽皆太極善惡皆天理善惡二字要看得好周子太極圖以善

配陽以惡配陰善非必良善惡非必奸惡卽如喜怒哀樂四字喜與樂便屬陽怒與哀便屬陰屬陽便是善屬陰便是惡又如好與惡好便是善惡便是惡又如生與殺生便是善殺便是惡凡喜怒哀樂好惡生殺無非天理故曰善惡皆天理

周子太極圖說曰善惡男女之分也亦只是以陰陽相配不然豈男爲善而女爲惡乎

舜光問子欲無言是聖希天否曰聖人無時無事不希天不特此語

天者理而已矣士希賢賢希聖亦是希天也

問伊川易傳中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二語如何解曰
卽理卽象卽象卽理會得只是中庸費而隱三字
舜光問子貢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旣言矣何以云不可得聞曰不可得聞猶今人所
言聽不出意思蓋夫子雖言而自家未能見到則
雖聞而不省也今人每遇此等處往往強作解事
豈果勝于子貢耶亦工夫不求自得耳

嘉隆之末有一種學問專一打合二氏將四書代彼
註脚如此章書則曰性與天道原不可得聞可聞
者非性與天道也心不在焉節則曰心正要他不
在則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然後纔是正心此
種議論極淺鄙薄劣絕無意義朱子所謂只好隔
壁聽者嘉隆末往往刊爲講章流播宇內高顧之
學旣明以後此種書已絕無然老學究猶記憶一
二以此惑人世俗小聰明人見之輒喜不可不知
閒時看醫書亦甚有益于知天之學覺得五臟六腑
九竅百骸無一不準于天則人不能踐形盡性真
是辜負天地

不但爲儒當知天爲醫亦當知天氣血臟腑在人之
陰陽五行也五運六氣在天之陰陽五行也非究

到天人合一何以爲醫故知學問不合天人不是學問

人身最重陽氣醫書云陽氣者若天與日人之初生只是一點陽氣卽天地初生亦只是一點陽氣太極圖所謂動而生陽也人生有保此一點陽氣何年不可延何病不可却人心能保此一點陽明何善不可長何惡不可去

思辨錄輯要卷之二 後集

明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後學嘉興沈維鏞重校

天道類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譬如呼前有吸吸前有呼呼吸亦無端無始也然人自父母初生時落地一聲卽爲呼吸之端始天地初開闢時亦必有個端始在邵子所謂天開于子也但開之先有闔闔之先又有開終無個起頭住頭故謂之無端始天地中間之人止識得天地中間之理天地中間之

大事卽聖人說到太極亦只是悟到天地以前天地以後俱有個當然所以然之理至六合之外畢竟如何此譬如魚在水中豈能周知水外之事故聖人只是存而不論中庸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正謂此等然在聖人原無欠闕從來天地開闢之理自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外更無人說到周子圖說自動而生陽至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是說這個道理邵康節一部皇極經世亦是說這道理然康節是言數此是言理數終出不得這理在

天地間只是陰陽五行易明陰陽之理洪範發五行之蘊周子太極圖說則合而闡之以明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故至今自周子而後言陰陽者必言五行言五行者必言陰陽不特談道者爲然卽醫師日者星相技術之家非此不驗蓋至理之所範圍莫能過矣康節以四爲數言水火土石而遺金木終欠自然

薛文清云萬物皆二陰陽此語最妙萬物中惟天地爲純陰陽其餘如日陽也而爲離象則有陰在其中月陰也而爲坎象則有陽在其中外至一物之

細一塵之微無不各具二陰陽此萬物之所以根本于天地也

天純陽地純陰純陽只是氣純陰只是質萬物則兼有氣質故二陰陽

邵子一元消長圖堯之時在日甲月巳星癸辰申當十二萬九千六百之半至禹卽位八年得甲子始入午會至明天啓四年甲子入午會第十二運自開天甲子至此得六萬九千一百八十一年

邵子經世天地始終之數只是將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八相乘以應六十四卦所謂天地之數窮於八八也其相乘之數則以十二三十三十二三十三者歲月日辰之數也西山所謂以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寸分絲毫之數也以至歲月日時皆推至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故其歷亦用十二萬九千六百爲分

邵子曰火爲陽中之陰水爲陰中之陽蓋萬物自天地而外無純陰陽者觀八卦可見

凡虛處皆天凡實處皆地凡氣皆天凡質皆地假如人物鳥獸其肢體血肉是地質其知覺虛靈皆天氣也假如草木其枝幹花葉皆地質其生機皆天

氣也

康節天依地地依天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語初看極是囫圇語然仔細窮究卻是至理任他甚麼議論總不出此四句假如天不依地地不依天則天地還依個甚麼即使天地果有依附然為天地所依附者又依附個甚麼推而至於百千萬重無不皆然此是無了期話頭又如動靜陰陽若必要求個端必要求個始則無動無靜無陰無陽還成個甚麼此是個沒巴鼻話頭天依地地依天此所謂以無窮窮之不若以有窮窮之也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此所謂以有窮窮之不若以無窮窮之也不惟道理如此實際亦必是如此實際總不出道理也

凡陰陽只是一氣陽氣下稍便屬陰今以天屬陽地屬陰天屬氣地屬質者氣老則為質質亦是氣也氣老為質如人呵氣著物便成水氣陽也成水則為陰而屬質矣天一生水亦猶是也愈久愈實凡為火為土為金為木都是這個氣

凡氣皆陽凡質皆陰五行皆質則五行皆陰也然則何以謂水為陰謂火為陽謂金為陰謂木為陽蓋

陰陽初無定著以五行之質對五行之氣而言則五行之氣爲陽五行之質爲陰以五行互相對而言則水爲陰火爲陽金爲陰木爲陽譬之於人以男對女而言則男爲陽女爲陰就男女一身言則氣爲陽血爲陰陰陽總無定著也

天地閒只是一陰陽就其流行處看便是一氣就其對待處看便是二氣萬事萬物都如此看

天地化生時人與萬物一齊生下不止是一種卽一種亦不止一個氣所聚處卽化出或以爲止一二入者非也

天地化生至今亦未嘗絕卽如泥土有被火燒過者其中生機已絕草種已斷然日月旣久雨露之潤依舊生草此皆所謂化生也但天地初開闢時其氣厚故能化生大物今則氣薄僅能化生微物而已由此觀之後來天地日益久氣日益薄卽微物亦化生不得不特徵物化生不得天地薄則天地所生之物亦薄卽形生亦漸漸衰少此便是大氣將息之候也

宿虞九草堂早起偶見盆水初甚渾旣而漸清渣滓下墜子謂虞九曰此卽可悟天地開闢之理虞九

曰然予亦于此悟天地化生之理蓋春夏時便可
化生水蟲之屬秋冬時則不能也

生物繁多則天地之氣質薄猶之產子過衆則父母
之氣血衰

或問天裂爲陽不足陽旣不足乃旋裂而旋合何也
曰此猶人之有呵欠氣不續則有呵欠呵欠之後
氣仍續矣

或問朱子天殼之說如何曰朱子亦是偶然帶說蓋
天形如卵旣如卵則似有包裹旣有包裹則似有
殼想當然耳然旣有殼則須究到何處頓放此邵

子所以有天依地地依天天地自相依附之說也
凡此等事皆聖人所存而不論所謂聖人亦有所
不知也

昔人言斗柄東而天下皆春以漸而南而西而北爲
夏秋冬此以堯時冬至日在虛仲春中星爲朱鳥
故也今則冬至日在箕三度春分昏井爲中星則
斗柄漸漸且指東北矣歷家算二千餘年當轉一
宮則指寅者且轉而指丑指丑者又將轉而指子
蓋二萬餘年而春分之斗柄且將歷指十二宮矣
豈可執斗柄東指一語爲春分之定局乎

今立春至雨水後斗柄尚指丑建寅之說已差半月餘

青龍白虎朱雀元武爲天之四獸分前後左右蓋亦以堯時天盤爲定局而朱鳥居午元武居子蒼龍居卯白虎居酉也若斗柄旣移則周天之星俱轉前後左右亦不可拘爲定位

天文圖二分二至歷家向次四孟之中仍堯時羲和之舊也西洋今改次四季亦以中星不同之故歟斗柄逐月順天而左旋如正月建寅二月建卯是也日躔逐月逆天而右退如正月太陽過亥二月太

陽過戌是也蓋日月合朔每在合宮如十一月日月會于丑則斗柄建子是爲子與丑合以下倣此故曰日月會于上陰陽會于下今斗建漸差則合宮亦漸差

天地間只有陰陽陰陽只有五行釋氏之地水火風邵子之水火土石西教之天地氣火總欠自然水火皆氣也氣溼則爲水氣燥則爲火故五行惟水火爲最先

五行皆氣水火則氣之穉木則氣之壯金土則氣之老而成渣滓矣故五行之次水火木金土

思辨錄要 卷之二
木無土無以生金無土無以藏水火無土無以附麗
而土序于五行之後蓋土者五行之所以成始而
成終者也

正兒問天地生五行次序是水火木金土五行相生
次序又是木火土金水同異如何曰天地生五行
是氣化五行相生是形化氣化形化二者不同氣
化是一齊生下雖有次序卻是衡生形化是一直
生下其間次序卻是縱生人物之氣化形化亦然
虞九兄問思辨錄云水火木金土爲天地生五行之
序木火土金水爲五行自相生之序朱子太極圖

釋又云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
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其不同何也
曰此亦無不同但朱子是就氣與質分看五行其
曰行之序是指春夏秋冬而言也故曰氣愚則專
就質上論五行耳

就質上看五行次序不同其理亦易曉譬如父母生
下五子其次序是如此至五子又各生子則其次
序又自不同決不能長房生長子次房生次子所
謂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也

問伏羲畫卦時何不取陰陽五行而取天地雷風水

火山澤曰伏羲畫卦時是一直疊起兩兩對待見
天地間最大之物自天地外惟有雷風水火山澤
故卽取以爲象要之八卦自後天看卽是五行水
火而外天與澤金也雷風木也地與山土也五行
一陰陽也

五行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云云是本河圖然河圖上
但有自一至十之文繫辭但有天一至地十之語
而無五行生成之說疑文公此言本于周子太極
圖說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一語然細玩太
極圖水天一所生而成于地六成自左而交系于

右火地二所生而成于天七成自右而交系于左
此極與河圖相合但苟如此則木又當居右金又
當居左而圖不然豈水火之位以成言木金之位
又以生言耶且周子言陽變陰合則似五行俱天
生而地成陽生而陰成者然如此則又與陰根陽
陽根陰之說不合未審如何

九咸問五行生成固是因河圖而起然亦有實際可
言否曰以實際言之想天地初開闢時其空中一
團溫潤之氣全是水然必降于地而後成水是天
一生水地六成之也地二生火者火蘊于石爲出

于地然必麗空始明是天七成之也天三生木者
凡木之生皆是天氣先透上然後地氣附之而成
質今大木鋸開中有紋理層層直上其間皆有細
點空處此卽天氣也地生芝菌亦木之類此屬化
生尤可想見其中閒空處是天外實處是地也故
曰地八成之地四生金者金出于鑛五金皆在地
然亦得日月雨露之精華而後成故曰天九成之
土則全是地然許多渣滓俱是從清虛中澄積下
來是天五生土而地十成之也

人身五臟配天地五行故卽五臟之生亦可想見五
行之生養生家曰人之生也先生乎腎其絕也亦
先絕乎腎故人在母腹初受胎時止是兩腎兩腎
中閒一點空處此受氣之初連于母臍受母呼吸
道家謂之橐籥次卽生心生肝生肺生脾而周身
之肉生焉與五行之生次序無二也

卽人之絕也先絕乎腎觀之天地消歇亦必是水先
竭試觀堯時洪水至今江窄川堙已是漸成滄海
桑田矣水竭則火熾前人劫火之說亦未必爲無
謂

朱子謂五行之說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輕下一字

今看來亦未必然其解曲直曰能既曲而反申也
解從革曰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與蔡氏曲而又
直從而又革之說不同此不必論至水火土不得
而制夫土可尅水火亦蘊于石何謂不得而制又
曰木金爲土之華實木金之性有水火之雜夫謂
木金爲土之華實則可謂木金性有水火之雜無
乃支離

正兒問五行相生如木之生火火之生土土之生金
水之生木皆無可疑獨金之生水金何以生水耶
謂金得火則流而爲水耶曰非然也此以五氣之

流行言也其說本于後天圖所謂帝出乎震者至
秋冬之交則乾與坎遇乾金也坎水也乾之生坎
卽天一生水而爲金生水也若以爲金得火而流
何啻天壤

日爲至陽之精陽氣能生萬物故日所至之處萬物
卽隨之而生南至而爲冬北至而爲夏夏則物生
冬則物死在中原皆然惟嶺南四時皆熱而草木
亦多不死近日故也北方則多沙漠不毛矣遠日
故也

寒暑之往來存乎日潮汐之消長應乎月寒暑氣也

陽也故存乎日潮汐水也陰也故應乎月
或問先儒言陰陽之氣皆有六層一層進則一層退
似乎寒暑關係陰陽非由乎日者曰日者陽精日
之進退正陰陽之所由消長也所云六層者以卦
氣言卽十二辟卦如十一月是復十二月是臨之
類蓋日自冬至後漸北漸近則漸煖至夏至而暑
極自夏至後漸南漸遠則漸寒至冬至而寒極凡
十二月所謂進退皆有六層也然冬至之寒未極
至大寒而極夏至之暑未極至大暑而極者如日
出之蒼涼日中之沸湯以漸而至非有他說也若

寒暑不由乎日則九州四海之寒暑宜絕無異同
乃何以北多寒而南多暑赤道之下其人裸身赤
髮鉄勒以北竟至有冰海哉

亦史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是如何解曰天地閒陰
陽消息動靜盈虛之理大白天地細白萬物莫不
皆然然其閒之可指而易見者莫如晝夜故卽一
晝夜之道苟能會心于此則幽明生死鬼神陰陽
消息動靜盈虛之理無不一以貫之矣玩一通字
一道字卽知晝夜二字所該甚廣邵堯夫一部皇
極經世只是將歲月日辰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

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此所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也古人悟處大約卽小見大道理只是一貫熊兒問儒者言天地萬物本同一體卽如此草木何處見得他與人一體曰草木不是與人一體如何補氣者食之便補氣補血者食之便補血緣他與我同受這陰陽五行之氣故渾合無間

晝夜只陰陽兩字更不必分外尋討
日道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惟春秋分則正在赤道故晝夜適中而寒暑亦適中若冬至則日道晝在極南夜在地中間矣故池有堅冰而井水翻暖夏至則日道晝在頂上而夜在極北故時方溽暑而井泉翻寒總之係乎日也

日之所行爲黃道月之所行爲白道天文家惟月道最難明洪範謂月行九道此以日之黃道爲主而以月道之出其南者爲朱道出其北者爲黑道出其東者爲青道出其西者爲白道四道各二爲八道竝黃道爲九也其實月道不止于九月道之出入日道每年十三次每一次爲一交每一交退天一度四十六分四十一秒歷十八年二百一十五日零則月道應二百四十九變謂九道者約略以

思辨錄要 卷之二
四正四隅言也

日行一歲一周天故每歲則有日差月行二十七日
一周天故每交則有月差日行遲月行疾故也
日與風雨霜露雷霆皆于萬物有損益惟月于萬物
無損益其亦后妃不參外事不主生殺之義歟
予向謂月光應日非借日人頗以爲疑今讀袁了凡
論以爲日食有南北互異之分若謂月光借日而
因人之所見以爲盈虧則安得晦朔弦望處處皆
同而無分秒之異此言亦足爲月光應日之証
正兒問恒星是何人指點出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天地人總是一理恒星卽庶民庶物之精聖人因
其有是象卽因而指點之堯時已有星名不必巫
咸甘石而後有星名也嘗憶少年數歲時夏夜仰
臥庭中見衆星歷歷如城郭及今觀之卽天市垣
也乃知星固可以象測

或問客星彗孛之類旣云天所不常有則是本無之
星也何以忽然而有曰此亦氣之所爲天與人只
是一氣人事一動于下則天象卽應乎上氣相通
故也如魚鱉在水底稍一動作則水面卽有泡沫
如桴鼓之響應此極平極實之理

邵子曰星之至微如塵沙者隕而為阜堆此言非也
凡如星而隕者皆空中之氣有光如星隕為石亦
氣所結非星隕也恒星之體亘古不動非知天文
者未易與言

舜光問飛流隕墜古人皆謂為星變而先生獨謂非
星何歟曰此非星亦氣之所為乃氣之聚而有光
者也予嘗留意飛流則見有極低如在數十丈已
上者過時有聲過後有煙至于隕墜如雨則曾見
兩次然天上恒星仍朗然不動其忽然爆出下墜
者于起處止處皆無星故知飛流隕墜為氣而非

星也或曰夏夜見星流極天而高豈亦氣之所為
而不至于天歟曰夏夜小星之流固是高極于天
然以理推之亦非在天之星必在低處也何以言
之從來運行之速莫如天恒星附天而動宜何如
之速而自下視之若不動然以其高也若夏夜小
星之流其疾如箭使非在空中低處則飛流之行
其速億萬倍于天歟

即星象之變動下關人事如此乃知人一舉念即與
天通感應之理甚微而著勿謂是老生腐談

霜露只是天地閒一氣露是春夏閒和氣所成故能

生物霜是秋冬閒肅氣所成故能殺物要之只是
一氣

堯夫問伊川曰今歲雷從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此
語似微近戲不若云從陰陽搏擊處起

或問昔賢謂雷爲陰陽搏擊之聲何處見得曰陽氣
爲陰氣所掩而陽盛陰不能蔽則噴薄擊射而出
轟然有聲如人之有嚏然人之有嚏亦是內氣爲
陰邪所掩其有嚏者則感淺而內氣盛不能嚏者
則感深而內氣弱也

雷去地近若在高山上山下雷鳴嚶嚶如小兒聲又

雷迅則地亦動故昔人謂雷從地出
又問陰陽和而後雨之說如何曰所謂天氣下降地
氣上升也然須是陽氣先蒸動得那陰氣使之騰
而上升然後陰復爲陽所逼四散而下如今之煮
燒酒取花露者皆火氣蒸溼氣而上爲物所逼不
得散故垂而爲水也

五行中天一生水畢竟水是生生之物假如天地間
若不得雨露之澤常常沾潤則萬物皆不生矣然
雨露須有暖氣蒸之而生此暖氣卽火也火陽也
水陰也水火卽陰陽之有迹者故五行中水火之

德最大

乘氣而升不獨龍爲然凡物多有能乘氣者如騰蛇游霧文鱉夜飛之類是也

又問冰雪皆隆冬所結今觀雨雹其質有如積雪者有如凝冰者似亦冰雪所爲何以不論冬夏隨時而有曰此陰邪不正之氣故所過必殺物無遺亦有出于龍所爲者蓋乘不正之氣而爲害也

雹之起往往有先徵予戊子三月盡更初見有黑氣自西北起色甚濃直貫東南下覆約里許之闊踰時而散二日後天大雨雹亦自西北至東南其長

闊如黑氣之限鄉人亦謂其中有龍

張子曰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此理甚精又云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捨而爲風此言恐未必然風只是陽氣陽氣歡忻而披拂則爲和風陽氣奮起而猛厲則爲疾風如人一身喜則有喜氣怒則有怒氣皆陽之所爲也

亦史問龍陽物虎陰物雲陰物風陽物何以虎嘯而風烈龍興而致雲曰陽根陰陰根陽

偶與舜光同步見碧天無際忽起一點微雲舜光問天體甚潔此一點浮雲何由而起予曰譬如汝身

體甚潔此一點瘡痍何由而起舜光躍然予曰未
斷也子汝心體甚潔此一點念頭何由而起舜光恍
然有悟與而疑之曰則亦何由而起

此句問語則疑其對等然則心之疑也非所以成德而
成善也夫心然風其景則兼則兼而疑則疑而
言怒未心然風其景則兼則兼而疑則疑而
言怒未心然風其景則兼則兼而疑則疑而
言怒未心然風其景則兼則兼而疑則疑而
言怒未心然風其景則兼則兼而疑則疑而
言怒未心然風其景則兼則兼而疑則疑而

思辨錄輯要卷之三 後集

明太倉陸世儀道成著

後學嘉興沈維鑄重校

天道類

問西法地在天中四圍俱有生齒海水周流於地其
說似不可信然與古渾天所謂天形如卵者正相
合地在空中雖是荒唐然云大氣舉之似亦有此
理如何曰此說不但我輩難信即傳其學如李之
藻者亦疑之蓋天氣輕清地形重濁輕清上浮重
濁下降理也即如卵黃在卵中亦必偏居一邊未

嘗在正中亦重者下墜耳至四圍生齒其足相對而立尤爲不經彼以蟻之倒行爲喻夫蟻之倒行身輕而足力能舉之耳試於倒行之時以指撥之必應手墮上下之勢然也人之行豈能如蟻邪若海水附地周流而行尤非水無有不下之理愚意天形如卵積氣甚厚地居天中水上和合如卵黃之居白中而勢偏向下亦如卵黃之下墜日月則行於積氣之中昔人謂水載地天載水庶幾近之邢雲路歷書闢地影蔽日之說云春秋二分日食於卯酉之正日月相望其平如衡地猶在下烏能蔽之此說可證地平猶在天體平分之下

問地在天中之下則何以日出日入晝夜之分數各半乎曰西法卯酉時有朦朧影當爲朦朧影時日已出地上其爲朦朧者地氣障之也

予于戊子春與諸及門論天體聞者多不省適有琉璃明燈因令周生翼微以空處爲南北極而畫黃赤道及二十八宿於上手轉之觀者俱豁然因思燈圓雖似天體而人在外觀猶爲未盡有大力者當爲琉璃圓球如屋大刻畫恒星赤道於上而開其南極爲隙以入人坐其中設機轉之日月道亦

另爲機轉之而設火於外琉璃體明諸星燦然頰
首仰觀便無一不與天合中間大地則刻木作地
形以水浮之當天體旋轉時水與木仍居中不動
似頗與天地之形相合
友人問地動曰地是大塊一動則無不動乃每于一
處動何也曰天地猶人一身地動猶人身之肉跳
耳蓋偶於此處不和故卽於此處動也此皆氣之
所爲於此見地中皆天

又問古今地動惟山陝最爲怪異有崩陷至數十里
動搖至數十日者吳越則無之何也曰地之有山

水猶人身之有骨血血足之處肉不大顛水足之
處地不大動譬如人之中風周身未必大動而頭
面則口眼歪斜蓋頭面爲諸陽所聚氣多而血少
也山陝之於吳越想亦如是

或又問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此理如何曰
天之載地猶水之載舟雖萬斛奚難所謂大氣舉
山之也

天地間只有山水夫山有山性水有水性然山水之
性又各不同如隴山尖削吳山平行蜀山高峻浙
山奇秀水則涇清渭濁江淮河漢各各不同而濟

水則能爲伏流行地中至於海水有綠水洋黑水
洋同是一水而中分界限截然不亂真是一物一
天太極只宜山水山水性各不同此
山性靜水性動此統體之太極也山水性各不同此
物物之太極也統體太極卽理一物物太極卽分
殊
予嘗有言分殊之極有與理一極相反者地所以載
物而有流沙水所以浮物而有弱水天地閒何所
不有然而物物之太極自在
以理一分殊觀天地閒萬物真是千奇百怪又卻是

一理渾然

地理風水不可謂無昔人云人身小天地反觀之則
天地卽大人身天地之有山水猶人身之有骨血
也骨血所聚能生育男女山水所聚能長養萬物
故古今大都會處必是好大風水

地理書最多然惟蔡牧堂發微論最純正精簡學者
不可不觀蓋儒者之書也外此則近於隱怪矣觀
者幸無爲所惑

潮汐之論惟余襄公安道之說最得其正其言曰月
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

思辨錄輯要 卷之三
確不可易朱子極取之然愚以爲襄公之說但能
測驗而得其事應耳猶未爲探本之論也夫子者
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爲陽
中酉爲陰中據襄公說潮汐始於卯極於午始於
酉極於子是始於陽中而極於陽盛始於陰中而
極於陰盛也竊謂不然天地之氣無一息之停當
其消時便是息時正如姤復之於乾坤緊緊相隨
如環無端海潮亦然當其平於子午是其極盛之
時正其極消之時也纔過子午之半海中之潮又
生矣是潮汐生於子極於午生於午極於子但初
生時甚微又其來甚遠初不之覺至於卯酉而後
盛見非生於卯酉也此卽一日中之小乾坤六日
中之小剝復學者不可不知

問潮汐應月昔人論之詳矣然聞番禺有沓潮又不
盡應月如何曰此卽所謂分殊也卽所謂一物一
太極也要之理一與統體太極自在
問潮汐分殊與物物太極處亦有實際可言乎曰有
譬如人之呼吸一氣也而亦有噫噉吹呵之不同
然其爲氣則一也
邵子曰潮汐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此語最好潮汐是天地間大呼吸呼吸氣也潮汐則氣之見於水者也故知滿乾坤俱有呼吸之氣特人未之見耳
問水皆就下亦有西流之水乎曰水只是就下非必東流也如弱水是西流瀾滄江是南流又海中有落滌海舟入則漂而不返殆昔人所謂尾閭者又一處兩水相背而翻其深不測舟經其上則曳而入必乘快風乃可過海人謂之泐性各不同總之皆就下耳卽山東趵突泉噴薄而上高且數尺亦終必歸於就下

問趵突泉之義何居曰氣激之耳如人之津唾便溺皆能激而使高氣爲之也

問海鹹泉甘何也曰海下泄泉上湧下泄故鹹土湧故甘如人之便溺則鹹津液則甘也

問尾閭沃焦之說有之乎曰尾閭之說難信若果有尾閭則所洩之水歸於何處沃焦山以爲水至此處則如沃焦釜理或有之然一山能耗幾多水愚謂水在天地間滲入土中潤澤萬物猶血在人身中滲入肌肉流通營衛由多漸少由盈漸涸不必尾閭沃焦而後水始洩也如人老則精血竭想天

地老則海水亦當枯耳昔人海水桑田云云事雖未必理則有之如禹貢三江此亘古以來大水今皆成平陸亦一證也上中斷斷萬世血亦人天地間只有幽明死生鬼神六個字最難理會最易惑人凡異端邪教無不從此處立說以其無可捉摸無可對證所謂乘人之迷也孔子繫辭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是與他個實境界實對證人被異端惑只是讀此節書未透

二氏之說以爲天堂地獄人死之後果報歷歷不爽卽賢知者亦然其說果爾是幽勝於明也天地之間陰不能勝陽夜不能勝晝豈有幽勝於明之理卽所云果報只是惠迪吉從逆凶只在明中非在幽也

或謂果如此言則自古忠孝受殃奸惡倖免者將遂如是已耶曰此氣之不齊者也自有天地以來氣之不齊者多矣何獨於此致疑而必沾沾然責其報乎且古之爲忠臣孝子者非以其必有果報而爲之也以果報而爲則其爲忠孝也亦薄矣夫忠

孝而受殃奸惡而倖免者氣也惠迪必吉從逆必凶者理也氣有時而勝理而理必勝氣試觀天地之間忠孝獲福者多乎奸惡獲福者多乎忠孝獲罪者多乎奸惡獲罪者多乎得其正者常也不得其正者千百中之一二也變也常則人不以為訝變則人皆怪之故往往以為不平而必快其意於果報也要之果報非無但皆在明中未必如二氏之說耳

忠孝雖受殃奸惡雖倖免然事定之後或易世之後未有不表揚忠孝追罰奸惡者是即所謂果報也豈藉於不可見聞之空言乎

或曰禮言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若子言則幽無鬼神耶曰何言無鬼神但禮言禮樂鬼神亦只是惠迪吉從逆凶之意非必如二氏刻畫一不可見之鬼神以滋人之惑也

古人動色相戒往往稱天稱鬼神五經中所載甚多四書中雖罕言然中庸稱鬼神之為德論語稱敬鬼神而遠之何嘗不言鬼神乃今人不學五經四書之言鬼神而效二氏之言鬼神亦昧於幽明之故矣

問易言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朱子釋之曰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以晝上南高爲明以夜下北深爲幽何如曰此以釋幽明則得矣然幽明之故故字則如何解故字中須有個所以然在蓋幽明二字人知之矣而其中所以然則未必知故往往一言幽明則便有許多異端雜說使人恍惚疑似而無所主此不讀易之過也惟一讀易則知天文之所以爲天文地理之所以爲地理不過是陰陽所成道理俱有一個來歷俱有一個著落卽周子太極圖說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之謂也此數語便是此段書故字註腳不然舍太極圖而別求一解不惟膚淺且全失聖人之意矣天文不但晝夜上下地理不但南北高深其中無窮無盡道理總只在一故字中也二氏好言果報往往掇拾閻閻細事爲書其爲果報淺矣子謂廿一史是大果報書試觀多少成敗興亡那一件不是果報問釋氏好言生死吾儒獨不言生死何也曰儒家如

思齊金車要 卷之三
何不言生死只是言生死與釋氏不同朝聞夕死
全受全歸此一身之生死也使民養生喪死無憾
此天下之生死也生事以禮死葬以禮此孝子事
親之生死也事君有犯無隱服勤至死此忠臣事
君之生死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此志
士仁人之生死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
則見無道則隱此明哲保身之生死也吾儒之言
生死也大矣豈必日日低眉合眼飽食安坐思所
謂無常迅速者而後謂之生死哉
儒者之言生死專在生上用功故曰未知生焉知死

祇求盡生前之學問以祈夕死之可佛氏之言生
死專在死上用力故曰但念無常慎勿放逸祇求
盡死時之工夫以冀來生之福緣爲僧之人多係
鰥寡孤獨現前已無生路不得不於死路上開一
生面要之只是世上無全受全歸之聖人不能行
養生喪死之王政故使窮民之無告者鬱而爲此
等生死之說所謂如得其情哀矜勿喜也

友人問生從何來死從何往予曰子未讀太極圖說
乎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
成女此生之所從來也知生之所從來則知死之

所從往矣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此是實話不是
機鋒話

問朱子言僧道既死多不散此語有之乎曰有之蓋
僧道平日務於寶蓄精神完養此心又其胃中無
窮意願未曾發舒故其死往往結而不散至有投
胎奪舍之事亦是常理此等事君子非不能爲然
非天地閒中正經常之道故不肯爲

問僧道雖保蓄完養恐必無死而不散之事曰未必
人人如此然此亦不是奇特事譬如妖狐拜月亦
可爲人草木無情之物久得天地之精氣亦可作

怪家語所謂物老則爲怪酋也况人爲萬物之靈
豈不能結聚精神神通作弄但此亦是成精作怪
之類故君子不之貴耳

問僧徒如何必要打坐坐化豈以此惑世乎曰人之
精神豎起則明放倒則昏醫經言肺爲心之華蓋
豎起則肺不掩心故明放倒則掩心故昏又睡中
以手掩心則夢魘此一證也左傳云沐則心覆心
覆則圖反亦是此意僧徒打坐坐化只是要其生
前死後不昏散之意

養生家議論如調息守中燕津叩齒之類皆有益於

人予少嘗爲之亦頗有益然殊費讀書工夫年餘
遂決去人欲思爲聖賢不知有幾多事業在安能
垂簾塞兌日日學深山道士乎

問三魂七魄之說朱子謂魂屬木魄屬金三七只是
金木之數是如何曰此亦不典之論不必究心穿
鑿魂只是氣魄只是精人之悟性屬魂記性屬魄
大約卽是天氣地質故人死則魂升魄降復歸於
天地也

質附氣而起魄附魂而強今人視聽衰者魄先衰也
大約由思慮物欲之多故古人恒用收視返聽之
功朱子所謂收召魂魄也

問繫辭言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朱子註曰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
降散而爲變鬼之歸也何如曰此是說死生不是
說鬼神矣物只是神物非人物如龍漉流庭化爲
龜及神降於莘之類游魂只是說魂氣無不之非
魂升魄降之意變如伯有爲厲嘯於梁觸於胷之
類情狀二字妙蓋鬼神有情亦有狀如鬼猶求食
及爲立後是其情也神燈鬼火是其狀也人能明
於易道則鬼神雖千態萬狀不過陰陽之所爲其

思辨錄輯要 卷之三
三
爲物者精氣也其爲變者游魂也其所以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者陰陽也從爲物爲變中想出鬼神許多情狀則所以安安鬼神之道理即在於此矣問如此似止論得變怪之鬼神其尋常之鬼神卻不曾言得曰尋常之鬼神不過是天神地祇人鬼然天神地祇人鬼意已在上文幽明之故死生之說中此只是因鬼神中有變怪者雖賢智不能無惑故又挾摘言之所謂鑄鼎以知神奸使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之意也細玩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八字意可見

卽兩句中亦可以見尋常鬼神精氣爲物天地神祇也游魂爲變人鬼也然物字變字終有形迹

問如何是安安鬼神之道理曰龜山楊氏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議論最妙只是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之意言鬼神有無只在人心也妙處在分別可不可可者正祀也不可者淫祀也可者使人致生之不可者使人致死之聖人務民義而敬鬼神之道理不過如此故曰推此義也可以制祀典

鬼神氣也氣必有所憑而後久設主以依之血食以資之皆所以使之有所憑也此古人制祭祀之意也

鬼神二字畢竟與陰陽不同程子曰鬼神者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雖說得精密闊大然畢竟是就陰陽上說所以一向講到春生秋殺日升月沈花開葉落手持足行竟與陰陽無二至於伯有爲厲則以爲別是一種道理意在扶持世教防世人之惑而世人之惑滋甚此主於理而失之過者也愚謂鬼神二字與陰

陽不同以鬼神爲陰陽則可以陰陽爲鬼神則不可卽以四書五經中所稱鬼神證之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神焉能事鬼是把鬼神與人對說又曰敬鬼神而遠之若是陰陽之鬼神如何可遠中庸云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下面便說使天下之人緊緊接去明是指祭祀之鬼神易經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亦是把鬼神與人對說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四時是四時鬼神是鬼神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以鬼神根

死生言是鬼神二字明明專指祭祀之鬼神何嘗
與陰陽相混惟其不與陰陽相混而又確然有一
定之理不離世俗之所謂鬼神亦不雜世俗之所
謂鬼神此聖人之理所以不同於異端也

天之神曰神地之神曰元人之神曰鬼又曰凡天地
風雷山川之屬皆曰神祖考饗於廟曰鬼此是鬼
神正訓

鬼神只是天地祖宗五祀天地之屬也屬祖宗之屬
也不過是天神人鬼至於淫祠邪鬼雖非正理然
天地間亦自有此理蓋鬼神由人而生淫祠邪鬼

由邪人之所生也世無邪人則自無淫祠邪鬼矣
語云有道之世其鬼不靈愚亦云有道之人其鬼
亦不靈世決無正人爲鬼迷者

問如何是不離世俗之鬼神亦不雜世俗之鬼神曰
世俗之所謂鬼神天地祖宗也聖人之所謂鬼神
亦天地祖宗也此所謂不離世俗之鬼神也然世
俗之所謂天地則如二氏之所稱梵天帝釋玉皇
十地謂必有宮闕殿宇人物形像聖人則以爲皇
天后土栽培傾覆爲萬事萬物之主宰而已世俗
之所謂祖宗則如二氏之所謂追薦超度與夫孟

思辨錄輯要 卷之三
蘭盆會謂必有輪迴必有地獄聖人則以爲祖考精神之所存子孫孝思之所寄致吾孝敬致吾思念而已一以誠一以妄一則惑於事之所本無一則信於理之所必有此所謂不雜世俗之鬼神也言夏問事鬼神章是事鬼神之理卽在事人中知死之理卽在知生中否曰不知死生須觀晝夜假如人欲夢寐清穩夢寐中卻著不得力須全是從日間修身養性然日間修身養性原不是專求夢寐中清穩只是日間所爲原自當如是晝之所爲出於正則夜之所夢亦出於正耳君子止有事人知生學問更無事鬼知死學問也

問二氏之鬼神如何曰道家之所謂鬼神尊則上帝卑則里社皆本有之鬼神也而稱之以玉皇褻之以齊醮其失在於過卑釋氏之所謂鬼神遠則西域曠則三世皆本無之鬼神也而以爲主持歷劫以爲普度衆生其失在於過高過高過卑卽所謂過不及也無是理卽無是氣何以爲鬼神

人死之有鬼猶木燼之有煙皆氣之餘也橫死者其鬼厲強死者其鬼靈猶今之生柴頭木性未燼而強滅其火則其煙盛至老病而死者其鬼多寂然

無聞蓋其氣已盡猶之油乾而火盡者燈熄亦無
煙也或執以爲必有或執以爲必無皆未知此義
問凡物之有光者皆屬陽神燈鬼火此陰屬也何以
有光曰有光者不必皆陽屬也惟天爲純陽然天
未嘗有光日陽精而中有闇虛火陽盛而外明內
暗皆爲坎象故知陽雖有光必麗陰始明陰雖無
光然得陽亦現螢火宵行陰蟲也而有光者鬱蒸
之氣爲之也神燈鬼火或氣盛而有光或氣鬱而
有光氣盛則陰兼陽氣鬱則陰生陽故有光昔人
謂戰場多燐下有戰血也此卽是鬱氣所爲

月陰精而有光者得日而明也蚌陰物產珠夜明亦
得日月之精也恒星有光者星爲少陽亦非純陽
也故陰陽必相兼而有光

問戰場燐火旣得聞命矣所謂陰房鬼火則何如曰
總之非盛而有光卽鬱而有光二語盡之陰房則
陰盛而有光也

精氣已成故爲物游魂未散故爲變

問鬼神無形與聲乃或有形有聲何也曰無形無聲
常也有形有聲變也然聲或有之矣形則未必蓋
必衆人共見者然後謂之形若一人獨見則目眚

也所以然者鬼神氣耳聲乃氣之所爲形則非質不成也

問精氣爲物亦有形乎曰此如龍螭爲龜之類蓋神怪之屬非尋常之鬼神也所以然者氣無質精有質龍螭精之屬也故有形

問山魃木客之類亦常有形何也曰此則神怪之屬兼精與氣者也

世間多有妄托鬼神者不特巫覡卽士君子之中往往有之予初聞雖不之信亦不敢斷以爲欺人徐而詢之率皆欺人也非爲利卽爲名甚有爲色者

亦大可駭矣其人大率多遇奇疾奇禍此則真鬼神之靈也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彼獨褻鬼神而慢之恰恰相反安得不遭疾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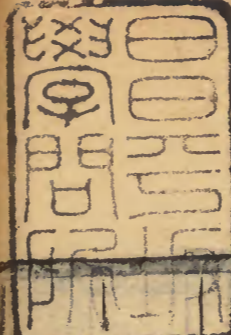
吾鄉有託鬼神言幽冥事者鄉人競往聽之抄傳其說予時方十七八閱其說卽指爲僞鄉人皆爲子汗下不半年其人以奇疾死賢者當於此等事深加辨察庶不爲妄人妄書所惑

佛氏輪迴之說所以不可信者以其不通也天地之間有化生然後有形生若以爲輪迴則化生之初未有萬物誰爲輪迴形生之後自少而衆自一而

萬如何輪迴這便是矛盾處
世俗投胎之說理亦有之蓋彼處人初死氣猶未滅
此處人初生氣方成象兩氣相取忽然相合此如
磁之引鍼珀之吸芥亦不足怪往往多出於親讎
者蓋所親所讎心嘗不忘則氣嘗相逐故也然此
亦巨萬中之一二乃釋氏至以爲人死必投胎逐
有輪迴之說儒者不之信似矣然每因偶有所見
所聞則又持兩說而不安此不得理一分殊之義
也

通侯問投胎之說恐未必止於初死卽親讎亦不必
盡拘愚謂親讎子原未嘗拘但謂多出於此耳至
於投胎則初死時容或有之久之必無此理蓋此
氣離軀殼旣久漸散漸滅安能復與生氣相取其
散見於雜說及以夢寐爲言者皆妄也予於投胎
之說但謂理亦有之不欲遽斷其無耳至真正耳
目所及則竝未見有一投胎者未可輕信也

凡產不由戶者釋氏以爲世尊轉輪聖王之瑞儒者
則以爲未必然偶閱祝枝山所記成化十七年張
珍事珍宿州人妻王氏於臍右產一男鼻準中有
黑痣一又尹氏瑣綴錄則云成化二十年徐州婦



人肋下生瘤瘤破產兒有司具聞日給膳米尹曾
 見之又嘉靖末真定屬縣婦人右脇生男甚雄壯
 六歲死前二男至長亦不聞有異天地大矣何所
 不有由民皆縣及以食世世傳解至王之部
 自起及附並未具育一姓訓音米也
 之與時醫聖亦言之不始難測其無耳至真五
 婦見似無錢或以意廉欲言書去也
 命婦訓以天胡容短育之入及無此聖蓋也
 天保甫也

